

“没多大工夫，他就通过了海关的检查，提着那两只旅行皮包沿码头朝布洛涅车站走去。”欧文·斯通在《渴望风流》的开篇写下这句话。

一代印象派大师卡米耶·毕沙罗就这样离开圣托马斯来到艺术之都巴黎拜师学艺，二十五岁的年纪，意气风发，眼前的巴黎于他来说，不仅仅是一场梦。“当亚眠跑马场——法国最好的跑马场——掠入他的眼帘时，他的心情像预期的那样发生了变化，开始沉浸于返回巴黎的兴奋之中。巴黎是绘画艺术繁荣昌盛的地方，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，他已决心去那里从事自己的事业，终生不渝。他正年富力强，身体健康，还有半个世纪漫长的生涯在等待着他，他尽可以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作品”。

那样的斗志，那样的期许，是一个少年胸腔里发出的最强音。在最强壮的人生里，怀抱梦想，也许是这世上再美好不过的事了。尽管毕沙罗的身后还有一堵堵围墙——母亲拉舍尔对他从事艺术事业的强力反对——“干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当画家”；父亲对他子承父业做一介商人的期许——“一个人不能吃油画，或当外衣来穿，或在它遮盖下睡觉。总之，我年轻的儿子，艺术是一种奢侈品。人们没有它也不会死的”。然而，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去追随自己的心——“思想和精神的饥渴比肚子的饥渴还要强烈”。

安东·梅尔比、德拉克洛瓦、柯罗老爹、库尔贝、雅各布森、皮埃特……他在巴黎求索的路上并不孤独，有那么多的伙伴欣赏他、

支持他，更重要的是，给他精神上的慰藉。当然，即使在最初困难的日子里，他也不至于穷困潦倒，而是体面地在自己的画室中自由地铺展画纸，随心所欲地去到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地方作画。因为，他还还有一个包容理解他的哥哥，一个无私宠爱他的兄长，一个体贴地将他所需要的衬衣、炭笔、颜料、速写簿送到画室，让他无后顾之忧的“避风港”——“我希望你能进步，并以此谋生。如能这样，我是非常高兴的。不要理睬某些人说你是懒人……或说你的职业只能使你饿死”。

生活待毕沙罗不错，至少，他比梵高幸运，幸运的不仅仅是他有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柱，还有一段如梁山伯与祝英台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般冲破藩篱的甜蜜爱情。只是，不知当他陷入那段无可自拔的爱恋中时，是否还记得他第一次拜访柯罗后，柯罗嘱咐他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把这话当作一个老人的忠告吧。千万不要结婚，你要走的道路太长太艰难，家庭的负担和责任沉重得很，会妨碍你完成自己的工作。女人，可以；爱情，不行。你已经把爱给了艺术，要忠贞不渝。”

也许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吧。爱情如闪电一样袭遍他的全身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朱莉作为

渴望生活，也渴望风流

——读欧文·斯通《渴望风流》

■ 牧蘭城



《渴望风流》
[美]欧文·斯通著
刘绯 褚律元译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毕沙罗的妻子是伟大的，她的一生一边毫无怨言地承受着来自婆婆的挑剔和偏见，一边心甘情愿地陪在毕沙罗这个狂热的艺术家身边，陪他度过无数个艰难时刻，荣辱与共。

毕沙罗最重要的一场战争，是与沙龙的对抗、与权威的对抗。1874年，他的好友莫奈向他提议，与其受制于保守顽固的沙龙，不如自我解放，搞一个巴提纽尔独立派的画展。这与总是被沙龙拒之门外的毕沙罗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于是，他们这群人开始了一场

轰轰烈烈的革命，呼朋引伴，着手创办一个无名艺术家协会。

有人赞同，就有人反对。爱德华·马奈和吉耶梅就送来了嘲笑和暗讽。但协会声势依然浩大，莫奈、西斯莱、德加、雷诺阿、塞尚、布丹……这群为艺术献身的人，拥有着如他们画作一般旺盛而炙热的生命力，他们殚精竭虑地追求新的光影效果、新的绘画笔触，真诚地寻找美与现实的结合，他们逆势而往，旌旗猎猎，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征程。

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，几次展览都失败了，还招致恶劣的抨击和谩骂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燃烧赤忱，为艺术史上一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的名称——“印象派”而举杯庆贺。

欧文·斯通毫不吝啬于对这群艺术家之间惺惺相惜的描绘。毕沙罗是个热情好客的主人，他经常邀请一些好友同他一起作画，即使在普法战争时期他们饱受赤贫困扰之际，这种志同道合的友谊也依然深厚，他们丝毫不曾掩饰对彼此的崇敬与赞美。保罗·塞尚曾对朱莉说：“如果说我有过什么恩师的话，那就是卡米尔·毕沙罗。他是我心中的圣人。”

在整篇史诗剧中，有一个人的名字永远无法抹去，他就是丢

朗·吕厄——所有艺术家的伯乐和“经纪人”。是他，这个不同寻常的画商，发掘了莫奈、毕沙罗、西斯莱、德加、雷阿诺等后来举世闻名的艺术家，把他们的作品推向巴黎和伦敦，推向美国，与此同时也解决了他们大多数人的燃眉之急。据统计，他所收藏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多达五千幅以上。他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，当莫奈沮丧到想要毁灭自己的画作时，他鼓励他：“不要绝望，我相信你，继续下去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市场。”

我们无从判断他到底是一个艺术家的救赎者，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，但我们庆幸，有这样一位画商为这世界保留了天才的画卷。正如莫奈生前最后一刻所说：“我们所有的印象派画家，如果没有丢朗·吕厄，早就饿死了。”

书的结尾，年届古稀的毕沙罗走进1900年“伟大世纪博览会”的大厅，回想起1855年的万国博览会，那时的自己，是一个双眼清澈、赤手空拳的二十五岁青年，站在从全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像银河系那样浩繁的绘画面前，惊慌失措，如同被雷电击中，一股颤栗感袭遍全身。如今，他目光淡定，超然回望过去的一幕幕，为能成为其中的一员，不知走了多少路。但就像他说：“如果我必须重新来一遍，我还是要走这条路……”

《爱乐之城》中米娅对塞巴斯蒂安说：“人们会因为你的音乐热情而来，人们喜欢见到充满激情的人，他们会记起遗忘的东西。”感谢这本书带给我们关于艺术家的苦难与辉煌，以及他们给予我们的疯子般的激情。

你是她的超级粉丝，你不停地给她写信，声称：“如果有一天，奇迹降临，你进入我的生活。我会放弃一切跟你在一起，献出我的全部生命。”当偶像真的降落在你面前时，你会坚守你的信念吗？安·兰德的小说《理想》大致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

安·兰德系俄裔美国作家、哲学家，以其小说和哲学著作闻名于世，代表作有《源泉》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等。兰德推崇理性，认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。她在小说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的附录中说：“我的哲学，在本质上，是将人类当成英雄一般，以他的幸福作为他生命中的道德目的，以他高尚的行为达成建设性的目标，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绝对原则。”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学说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风靡美国，影响了几代美国人，她本人也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。

1934年，兰德写了两个版本的《理想》：第一个版本是小说，因为对其不够满意，她只进行了小幅修改；随后，她又将其改写成了一出舞台剧。虽说兰德在生前没有出版《理想》的小说版，但她还是将其打印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办公室。

在小说中，凯伊·贡达是著名影星，因为牵扯到一桩谋杀案，她走进那些给她写过信的粉丝家中寻求庇护。这是一种中国人常用的试探手法，比如故事里神仙常扮成穷酸样来刺探凡间的人是否善良诚实。这些超级粉丝来自不同层次，有公司副经理、画家、修士、老人和失业者。天下掉下个林妹妹，让这些超级粉丝们措手不及，又原形毕露。这是一部哲理小说，兰德用其一贯的手法——不太引人入胜的故事诠释她的思考。

当偶像降落在你面前

——读安·兰德《理想》

■ 夏学杰

贡达与公司白领佩金斯有这样一段对话：

佩金斯：“事实上我是个很快乐的人——就表面来看。可是在我的灵魂中，却有一种我从未有过的生活，一种从未有人有过的生活，但我却希望过上那样的生活。”

贡达：“既然你意识到了，为什么不去过那样的生活呢？”

佩金斯：“谁过上了那样的生活呢？谁能过上呢？谁曾经有过……有过机会可以过上那样的‘最好’的生活呢？我们都在妥协，我们总是止步于‘次好’的生活，就是这样。但是……我们内心的神，它知道另一种生活……‘最好’的生活……可是这种生活从未实实在在地到来过。”

贡达：“那么……如果它到了呢？”

佩金斯：“我们会抓住它……因为我们的内心都有那个神。”

结果呢？声称甘愿为贡达献出全部生命的佩金斯，还是不舍得放弃自己眼前的拥有。

以画凯伊·贡达为生的画家朗格力说：“面对凯伊·贡达，我们只能称颂，她遥不可及。我们只能不懈前行，但是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终点；我们只能尝试，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达到我们的梦想。这就是人生悲剧，但是我们以绝望为荣。”即便理想

触手可及，人们有时也不愿意去抓住，人们习惯了平庸，不愿意为理想而冒险，不愿意为理想而放弃既得利益。

兰德说：“我相信——我希望找到足够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——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，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生活。这等同于让生活与理想背道而驰，或者说把理想剔除出了生活。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适用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伪君子，也适用于另外一些虽然经历着生活和理想的巨大落差，却依旧认为自己无愧于理想的人。后者是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。对于他们而言——他们的理想，或者他们的生活是一文不值的——常常二者皆是。”

我想起兰德在小说《源泉》中提出的“二手货”概念：“他想要的不是伟大，而是被人认为伟大。他原本不想搞建筑，他只是想被人称作建筑师，让人羡慕。他借鉴别人的东西，因为他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。他所放弃和背叛的是他的自我。”这种人就是兰德所说的“二手货”。背叛了自己的理想，还自我感觉良好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可悲的模式中。

眼下，人们的价值观从单一走向多元，人们似乎都在彰显着个性，都在觉醒

着自我。只是，一片喧闹的背后，是掩盖不了的内涵以及理性的匮乏。高举个性者，他们真的有个性吗？标榜自我者，他们真的有自我吗？本心说：没有自我的人，都自我感觉良好。

兰德在《浪漫主义宣言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利他主义留下的最无人性的遗产就是人们习得的无私；人情愿接受未知的自我，忽视、逃避、抑制个人（也就是非社会）的灵魂需求，对于最重要的事情却最漠不关心。这就等同于让最深层的价值观堕入主观意识的万丈深渊，让生命在无尽的内疚中荒芜。”当下就是，物质在不断丰富，而人之精神却愈发走向荒芜，精神愈发被物质所奴役。



《理想》
[美]安·兰德著
郑齐 张林译
重庆出版社出版